

馬克·吐溫短篇小說集

張友松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馬克·吐溫短篇小說集

譯者 張友松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11) 本書字數223000 印刷00001—18000

33.5"×45.5" 1/32 印張9¹¹/₁₆ 定價12,500元

目次

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	一
競選州長.....	六
田納西的新聞界.....	七
愛德華·密爾士和喬治·本頓的故事.....	八
他是否還在人間？.....	九
麥克威廉士夫婦對膜性喉炎的經驗.....	一〇
麥克威廉士太太和閃電.....	一三
我怎樣編輯農業報.....	一三
一百萬鎊的鈔票.....	二九
壞孩子的故事.....	一五
好孩子的故事.....	一六
狗的自述.....	一六
加利維拉縣有名的跳蛙.....	一八
稀奇的經驗.....	一九

我給參議員當秘書的經歷·····	三二五
被偷的白象·····	三二三
我的錶·····	三二八
作者在紐瓦克上當的經過·····	三二二
羅馬大神殿維納斯神像的故事·····	三二四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三二七
高爾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	三二八

附 錄

馬克·吐溫(P·奧爾洛娃)·····	二六七
譯後記·····	三〇五

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

一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當時赫德萊堡是鄰近一帶地方最誠實、最清高的一個市鎮。它一直把這個名聲保持了三代之久，從沒有被玷污過，並且很以此自豪，把這種榮譽看得比它所擁有的其他一切更加寶貴。它是如此地以此自豪，如此地希望保持這種光榮萬世不朽，以致它對搖籃裏的嬰兒就開始教以誠實行爲的原則，並在以後對他們施行教育的全部期間裏把這一類的訓誨作爲他們的教養的主要內容。同時還在青年人的發育時期完全不叫他們與一切誘惑相接觸，爲的是讓他們的誠實有充分的機會變得堅定而鞏固，成爲深入骨髓的品質。鄰近的那些市鎮都忌妬這種崇高的權威，假裝着譏笑赫德萊堡以此自豪的得意心理，偏說那是虛榮。不過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得不承認赫德萊堡實在是一個不可敗壞的市鎮；假如有人追問，他們還會承認一個青年祇要是從赫德萊堡出去的，他要從家鄉到外面找一個地位較高的職業，那就除了他的籍貫而外，無須任何其他保證的條件了。

然而會幾何時，赫德萊堡終於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過往的異鄉人——也許是無意地，當然也並不在乎，因爲赫德萊堡是無求於人，很可以自滿的，對於異鄉人和他們的意見，當然是毫不在意。

不過它當初如果把這個人當作例外，那就要妥當一些，因為他是個很不好惹的人，記下了冤仇就不饒人的。在他漫遊各地的整整一年之中，他老把他的委屈記在心上，每逢閒暇的時候，他就翻來覆去地想，總要想出一個辦法來，心滿意足地報復一番。他想出了許多主意，都很不錯，但是沒有一個是十分徹底的；最中用的辦法祇能損害許多個別的人，而他所需要的却是一個使整個市鎮都受影響的主意，連一個人也不讓他漏網。最後他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當這個念頭在他腦海中出現的時候，他感到一種惡毒的快意，覺得心頭豁然開朗起來。他開始擬出具體的計劃，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這個辦法才好哩——我要敗壞這個市鎮！』

六個月之後，他又到赫德萊堡去，他乘着一輛小馬車，大約在晚上十點鐘左右停在銀行的老出納員的家門口。他從車上取下一隻口袋，扛在肩上，搖晃着身子穿過院落，走到裏面敲門。一個女人的聲音說了一聲『請進』，他就進去了。他把那隻口袋放在客廳裏的火爐背後，很客氣地向那正在燈下坐着看福音導報的老太婆說：

『您請坐着，夫人，我不打攪您吧。好——現在這下子可藏得很妥當啦，誰都不容易知道它在哪儿。夫人，我可以見見您的先生嗎？』

不行，他到布利克斯敦去了，恐怕要到後半夜才會回來。

『好吧，夫人，那沒有關係。我祇是要把那隻口袋託他保管一下，等找到了合法的物主，就請他轉交給他。我是一個外方人，他並不認識我，我今晚上不過是走這個鎮上經過，特地來了却一樁長久放在心上的事情。現在我的事兒已經辦完了，我很高興地走開，心裏有點兒得意，以後您永遠

也不會再見到我啦。口袋上繫着一張紙條子，一切都在那上面說明了。再見吧，夫人。」

這位老太婆害怕這個神秘的大個子陌生人，看見他走了倒很高興。但是她的好奇心被勾引起來了，於是就一直往口袋那邊跑過去，把那張紙條子拿過來看。那上面寫着的話開始是這樣：

請予公佈，或者用私訪的辦法把合法的物主找出來也行——隨便怎麼辦都可以。這個口袋裏裝的是金元，計重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

『天哪，連門都沒有鎖哩！』

理查茲太太渾身顫抖地飛跑過去把門鎖上，然後把窗簾拉下來，驚魂不定地站着，心裏發愁，不知究竟還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她自己和那些錢財更加安穩一些。她聽了一會兒是否有小偷，然後又被好奇心戰勝了，於是再回到燈光底下，看完那張紙條上寫的話：

我是個外國人，馬上就要回本國去，以後就永遠在那裏住下了。我在美國住了很久，多蒙貴國優待，心中非常感激；尤其是感謝貴國的一位公民——赫德萊堡的一位公民——他在一兩年前曾經給過我一個很大的恩惠。實際上是兩個很大的恩惠。讓我說明經過吧。我從前是個賭徒。我是說我從前是。我是個輸得傾家蕩產的賭徒。我在晚上來到這個村子裏，餓着肚子，一錢莫名。我向人求助——在黑暗中；我不好意思在有亮的地方討錢。幸好遇到了一位樂善好施的先生。他給了我二十塊錢——換句話說，照我當時的想法，他實在是救了我的命。同時他也給了我財運，因為有了那筆錢，我又到賭場裏發了大財。後來我把他給我說過的一句話老記在心上，直到今天還沒有忘記；他這句話終於把我制服了；一經制服，我的品格才沒有完全毀掉。我從此再也不賭博了。現在我也不知道那位恩人是誰，可是我要把他尋訪出來，我要讓他得到這筆錢，由他

施捨出去，或者把它拋棄，或者保存下來，隨便他怎麼處置都行。這祇不過是我向他表明感激之意而已。假如我可以在這裏住些時候，我就會自己去尋訪他；但是那沒有關係，他一定會被尋訪出來的。這是個誠實的市鎮，不可敗壞的市鎮，我知道我儘可以信託它，無須擔心。那位先生當初對我說的那句話就可以證明他的身份；我相信他一定還記得那句話的。

現在我的辦法是這樣：如果你覺得私訪較為妥當，那就請你私訪。如果遇到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就請你把這張紙上寫的話告訴他。假使他回答說，「我就是那個人；我當初說過的那句話是如何如何，」就請予以對證——那就是：打開口袋，那裏面有一隻密封的信封，裝着那句話。如果那位申請人所說的話與此相符，那就把這筆錢給他，別的話都無須再問了，因為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生。

但是你如果願意公開尋訪，那就請你把這張東西拿到本地報紙上去發表——另外加上幾句說明，即：自本日起三十天內，請申請人於星期五日晚八時駕臨鎮公所，將他當初所說的話密封交與柏傑士牧師（如果他肯幫忙處理的話），然後請柏傑士先生當場將錢袋啓封，核對那句話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將這筆錢點交我這位業經證實的恩人，並請代致誠摯的謝意。

理查茲太太坐下來，興奮得微微顫抖，不久就轉入沉思了——她是這樣想的：「這事情多麼奇怪！……那位善心人隨意施捨一下，現在發的財可真不小呀！……假如做那樁好事的是我的丈夫，那該多好！——因為我們實在窮透啦，又老又窮！……」然後她歎了一口氣——「可是這並不是我的愛德華，不是的，拿二十塊錢給一個外方人的不是他。這實在可惜得很，真是；現在我明白了……」然後她打了個冷戰——「可是這是一個賭鬼的錢哪！罪惡的收穫；我們可不能要這種錢，連碰也不能碰它一下。我可不願意靠近這種錢；這好像是很骯髒的。」於是她到離得遠一點的一把椅子上坐

下……『我希望愛德華快點回來，把它拿到銀行裏去；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可有小偷來；一個人在這兒守着真是可怕得很哩。』

十一點的時候，理查茲先生回來了，他的妻子正在說『你回來了我真高興透啦！』他却說，『我可真累壞啦——簡直累得要命；人就怕窮，像我這麼大一把年紀還要幹這種倒霉的跑腿差事。老是熬呀、熬呀、熬呀，祇不過爲了那點兒薪水——當別人的奴隸，他可穿着睡鞋坐在家裏，又鬧氣，又舒服。』

『我很替你難受，愛德華，你知道的；可是你得自寬自解才行；我們總算能維持生活；我們還有很好的名氣哩——』

『是呀，瑪麗，這比什麼都強。我剛才說的話你可別介意——那祇是一時的煩躁，根本不算一回事。你跟我親親嘴吧——好，現在一切都忘掉了，我再也沒有什麼埋怨的了。你那是弄來的什麼東西？口袋裏是什麼？』

於是他的妻子把那一大秘密告訴了他。這使他感到一陣精神恍惚，隨後他就說：

『有一百六十磅重嗎？咳，瑪麗，那等於四——萬——塊錢哪——你想想——真是一筆大財產！我們這村裏有這麼大家當的還不到十個人哩。把那張紙條子給我看看。』

他馬馬虎虎地看了一遍，說道：

『這豈不是奇談！咳，簡直是傳奇小說嘛；就像我們在書本裏看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樣，在實際生活中哪會有。』他現在大爲興奮起來；他很愉快，甚至是興高采烈。他把手指輕輕點一點

他的老婆的臉蛋兒，開着玩笑說，「哈，我們發財啦，瑪麗，發財啦！我們祇要把這些錢埋藏起來，把紙條子燒掉就行了。那個賭鬼如果再來問起這樁事情，我們就白起眼睛望着他，說：「你說是什麼鬼話呀？我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你，也不知道你有一袋什麼金子；」這就使他哭笑不得，而……」

「而現在，你在這兒大開玩笑的時候，錢可還在這兒，現在很快就要到小偷活動的時候了。」

「真是。那麼我們怎麼辦——私自尋訪嗎？不，那可不行；那未免要破壞神妙的味兒。還是公開的方法較好。你想這樁事情豈不要傳得滿城風雨！還要使所有其他的市鎮忌妬哪；因為除了赫德萊堡而外，一個外方人決不會把這麼一樁事情信託任何其他市鎮，這是他們知道的。這簡直等於給我們大登宣傳廣告哩。現在我要趕快到印刷所去，否則就太晚了。」

「別走——別走——別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守着，愛德華！」

可是他已經走了。不過祇去了一會兒的工夫。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他遇見報館的主筆兼東家，就把那張紙條子交了給他，說道，「我這兒有一條好新聞給你，柯克斯——拿去發表吧。」

「可能來不及了，理查茲先生，不過我看情形吧。」

回到家裏，他和他的妻子又坐下來把這個有趣的神秘事情再談一遍；他們簡直不想睡覺。第一個問題是，那位拿二十塊錢給那個異鄉人的公民究竟是誰呢？這似乎是個簡單的問題；他們倆同時回答——

「巴克萊·固德遜。」

『不錯，』理查茲說，『他很可能幹這種事情，這也正是他的作風，可是我們這鎮上就不會再有別人。』

『這話誰也會承認的，愛德華——無論如何，私地裏是會承認的。現在這六個月以來，我們這村子又是和從前一樣了——誠實、狹隘、自以爲是、一毛不拔。』

『他向來就是這麼批評的，一直到他死的時候——而且還是毫不客氣地當衆那麼說。』

『是呀，可是他就爲了這個遭人痛恨哩。』

『啊，當然，可是他倒不在乎。我看除了柏傑士牧師而外，他在我們這些人當中是最遭人忌恨的了。』

『咳，柏傑士可是罪有應得——他在這兒再也別想有人聽他講道啦。這個市鎮固然是算不了什麼，對他可是知道應該怎麼估量。愛德華，你看這豈不是有點奇怪，怎麼這位外方人竟指定柏傑士經手發這筆錢呢？』

『呃，是呀——是有點奇怪。那是說……那是說……』

『哪來的那麼多「那是說」呀？要是你的話，你會選他嗎？』

『瑪麗，也許那個外方人對他比這個村裏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哩。』

『盡說這種話，難道就對柏傑士有什麼好處！』

丈夫似乎有點爲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妻子凝神注視着他，等着他答覆。後來理查茲終於說話了，他那遲疑的神氣好像是表示他預先知道他的話可能要遭到懷疑似的——

『瑪麗，柏傑士並不是個壞人哪。』

他的妻子當然大吃一驚。

『瞎說！』她大聲說道。

『他不是個壞人。我知道的。他之所以被大家看不起，整個的根由就是那一樁事情——就是鬧得滿城風雨的那一樁事情。』

『那一樁』事情，真是！好像單祇那『一樁』事情還不够似的。』

『足够啦。足够啦。可是那事情罪不在他哩。』

『你說的什麼話！罪不在他！誰都知道那就是他幹的事兒。』

『瑪麗，我敢担保——他是無罪的。』

『我沒有法兒相信，我也不相信。你怎麼知道的？』

『這是我的招供。我很慚愧，可是我要供出來。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他是無罪的。我本來是可以挽救他的，可是……可是……呃，當時整個鎮上那種憤激的情況你是知道的——我簡直就沒有胆量說實話。一說出來大家就會都對我進攻了。我也覺得那很卑鄙，真是卑鄙透啦，可是我不敢，我沒有勇氣擔當。』

瑪麗顯出了惶惑的神情，過了一陣沒有作聲。然後她才吞吞吐吐地說：

『我……我想你當初如果……如果……那是不行的。決不能……呃……輿論要緊——不得不特別小心——特別……』這是一條難行的路，她陷入泥潭了，可是過了一會，她又說開了。『這是很對不

起人的事，可是……哎，我們担当不起呀，愛德華——實在担当不起。啊，無論如何我也是不會主張你那麼辦的！」

「那會使得我們失去許許多多人的好感哪，瑪麗；結果就……結果就……」

「現在我所担心的是他對我們的看法怎麼樣，愛德華。」

「他嗎？他想不到我當初是可以挽救他的。」

「啊，」妻子以快慰的口吻大聲說道，「這可叫我高興啦。祇要他不知道你當初可以挽救他，那麼他……他……呃，那就強得多啦。咳，我就應該看得出他是不知道的，因為他老是向我們討好，雖然我們對他很冷淡。人家拿這樁事情挖苦我可不止一次了。譬如威爾遜夫婦吧，還有威爾科克斯夫婦和哈克尼斯夫婦吧，他們都不懷好意地拿我來開心，說什麼「你們的朋友柏傑士」，因為他們明知這是使我難為情的。我希望他不要老是這麼一個勁兒對我們表示好感；我就不明白他為什麼始終要這樣。」

「我可以給你解釋。這又是我的招供。那樁事情正鬧得新鮮，鬧得火熱，鎮上決定叫他「坐木槓」的時候，我的良心上受到譴責，簡直受不了，於是我就暗地裏跑去給他報了個信，他就離開這個鎮，在外面住了一陣，直到風平浪靜才回來。」

● 這是一種侮辱人的私刑，把大家認為犯了過錯的人縛住，使他騎坐在木棍的削尖的一邊上，有時還給兩隻腳上各掛一個鐵球，加重他的痛苦。

「愛德華！假如鎮上當初把這樁事情追究出來——」

「別提啦！現在回想起來還叫我心驚胆戰哩。我做了之後馬上就覺得後悔，我甚至給你都不敢說，就怕你臉上神色不對，讓人家看出毛病來。那天晚上我一點也沒有睡着，老在發愁。可是過了幾天，我一看誰也沒有懷疑我，從此以後我就漸漸覺得我幸而來了那麼一着。至今我還是很高興哩，瑪麗——真是高興透啦。」

「現在我也很高興哩，因為那麼對付他未免太可怕了。是呀，我很高興，因為你實在應該那麼辦才對得起他，你要知道。可是，愛德華，萬一現在還是有那麼一天，這事情終歸弄個水落石出，那可怎麼好！」

「不會的。」

「爲什麼？」

「因為大家都以爲是固德遜幹的。」

「當然他們會這麼想哪！」

「不錯。可是他當然是滿不在乎的。大家勸薩斯伯雷那可憐的老頭兒去找他，把這個罪名加到他頭上，這老頭兒也就怒沖沖地跑去對他說了。固德遜把他渾身打量了一番，好像是要在他身上尋找一處能够叫他特別鄙視的地方似的，然後他就說：『原來你們就是調查委員會呀，是不是？』薩斯伯雷說那差不多就是他的身份。『哼。你是需要知道詳細情形呢，還是認爲一個簡單的答覆就够了呢？』「如果他們需要了解詳細情形，我就再來一趟吧，固德遜先生，你先給我一個簡單的答覆罷。」

了。」「好極啦，那麼，你告訴他們滾他媽的蛋——我看這總算够簡單的了。我還要給你一番忠告，薩斯伯雷，你再來打聽詳細情形的話，就請你帶個筐子來，好把你那幾根老骨頭提回家去。」」

「固德遜就是這樣，十足表現出他的特點。他老是認爲他提出的意見比誰都強：祇有這一點他是自命不凡的。」

「他這一來就把這樁事情結束了，而且也救了我們，瑪麗。以後就沒有人再提這個問題了。」

「老天爺保佑你，我想這是毫無疑問的。」

於是他們又興致勃勃地再談那一袋金子的神秘。隨後他們的談話漸漸有時停頓下來——中斷的原因是出於沉思。停頓的次數越來越多了。最後理查茲竟完全想得入神了。他一直坐了很久，一雙眼睛茫然地盯着地板，後來他的兩隻手漸漸做出一些神經緊張的動作，想要打斷自己的思潮，這些動作似乎是表示煩亂的心情。同時他的妻子也轉入了沉思，默不做聲，她的舉動也漸漸露出困惑的煩惱。理查茲終於站起來，無目的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一面伸手梳理他的頭髮，活像一個患夢遊病的人做惡夢的時候的舉動一般。然後他似乎是打定了一個明確的主意，他一聲不響地戴上帽子，迅速地從屋裏走出去了。他的妻子還是坐在那裏皺眉蹙額地沉思不已，似乎還沒有感覺到祇剩下她一人了。她時而低聲自語道，「可別叫我們受到誘……可是……可是……我們實在太窮啦，太窮啦……可別叫我們受到……呵，這難道會對誰有什麼損害嗎？——而且誰也不會知道……可別叫我們……」她的聲音這麼咕囁着，漸漸低得聽不見了。過了一會，她抬頭望了一眼，馬上以半似驚駭、半似欣慰的神情喃喃地說——

「他去了！可是，哎呀，他也許來不及啦——來不及啦……也許還不太晚——也許還來得及。」她站起來，呆立着想，神經緊張地把雙手一時扭在一起，一時鬆開。一陣輕微的冷顫侵襲她的全身，她從乾啞的嗓子裏說道，「上帝饒恕我吧——想起這類事情真是太可怕啦——可是……主啊，你是怎麼把我們造成的——造得多麼奇怪呀！」

她把燈光擰小一點，悄悄地溜過去，在那隻口袋旁邊跪下，伸手去摸它那隆起的四周，戀戀地愛撫着；她那雙可憐的老邁的眼睛裏閃出一種貪婪的光芒。她一陣一陣地發呆，有時候又半似清醒，自言自語地說，「早知道我們該等一等就好啦！——啊，假如我們稍微等一等，不那麼性急就好啦！」

同時柯克斯也從辦公的地方回到了家裏，把那樁奇怪的事情告訴了他的妻子，他們也很熱烈地談論了一陣，並且猜想着整個鎮上惟有已故的固德遜才會那麼慷慨地拿二十塊錢這麼大一筆款去救濟一個遭難的異鄉人。後來他們的談話中斷了，兩人都不做聲，轉入沉思了。他們漸漸地神經緊張和煩躁起來。最後妻子說話了，好像是自言自語似地：

「這樁秘密事情誰也不知道，除了理查茲夫妻倆……還有我們……此外再沒有什麼人了。」

丈夫微微地驚動了一下，由沉思中醒過來，他默然地注視着他那臉色發白的妻子；然後他猶豫不決地站起來，偷偷地向他的帽子望了一眼，又望着他的妻子——無言的詢問。柯克斯太太有一兩次想說話又沒有說出來，她把手按住嗓子，然後點點頭代替回答。隨即就祇剩下她一個人，在那裏自言自語。

於是理查茲和柯克斯都在更深夜靜的街頭，由相對的方向急急忙忙地走着。他們在印刷所的樓梯底下彼此碰頭了，兩人都喘着氣，他們藉着夜間的燈光互相打量着對方的臉色。柯克斯悄悄地問道：

『除了我們，沒有別人知道這樁事嗎？』

悄悄的回答是：

『誰也不知道——我担保，誰也不知道！』

『如果還來得及——』

他們兩人往樓上走，但是正在這時候，有一個小夥子趕上來了，於是柯克斯問道：

『是你嗎，江尼？』

『是的，先生。』

『你別忙去發那些早班郵件吧——什麼郵件都不忙去發，等我吩咐你的時候再說。』

『都已經寄出去啦，先生。』

『寄出啦？』這聲音裏帶着說不出的失望的語氣。

『是的，先生。到布利克斯敦和往下所有的市鎮的火車時間表今天都改了，先生——要寄出的東西比平常早二十分鐘就得送到才行。我祇好趕快跑，要是去晚了兩分鐘的話……』

這兩位先生不等聽完他說的話，就轉過身來，慢慢地走開。過了十分鐘，兩人都沒有做聲，然後柯克斯以生氣的聲調說道：